



談佛性與常樂淨我

智 銘

在大般涅槃經中，佛言：

「一切衆生悉有佛性，即是我義，如是我義，從本以來，常爲無量煩惱所覆。……」

這幾句經文中，表明衆生皆有佛性，這佛性就是真「我」，這個「我」，與色身假相之「我」相對。色身之我如夢幻泡影，如露如電，而佛性之「我」，則是常有的，是無生亦無滅的。

然則，佛說的「常」、「樂」、「淨」、「我」，行者應如何去體認呢？佛言：

「佛性者名第一義空，第一義空名智慧。所言空者，不見空與不空，智者見空及與不空、常與無常、苦之與樂、我與無我。空者、一切生死；不空者、謂大涅槃。乃至無我者、即是生死；我者、謂大涅槃。見一切空不見不空，不名中道。乃至見一切無我，不見我者，不名中道。中道者、名爲

佛性。以是義故，佛性常恆，無有變易。」

這段經文，應作如下的體認：

一、「佛性者名第一義空，第一義空名爲慧智。」這兩句話是解釋「佛性」和「我」的，爲恐行者因說有「佛性」、有「我」而執着「佛性」與「我」，所以立刻說明「佛性」是「第一義空」，而「第一義空」就是「智慧」，行者必須以「智慧」來體認「佛性」與「我」。

所謂「智慧」，應是指道種智和一切種智而言。諸菩薩摩訶薩修道，不上不下，故名中道，既是中道，當能得第一義空智慧，亦能了了見佛性，只以憐愍一切衆生故，未了了佛性而已。佛得一切種智，當了了見「佛性」與「我」。至於聲聞緣覺，僅能見一切空，而不見不空——「佛性」與「我」；能見一切無我，不見於「我」，所以不得第一義空智慧，因此不能行中道，不能了了佛性。

二、「所言空者，不見空與不空。」這兩句話，是第一義空智慧，是行中道。兩句話中，有三個「空」字，三個「空」字的意義完全不同。先說第二個「空」字，是指無常、苦、不淨、無我的「空」，是聲聞緣覺所見的「空」。第三個「不空」，是指「佛性」中的常、樂、淨、我。再說第一個「空」，行這個「空」時，不見「空」與「不空」，所以這個「空」是行中道義的第一義空。因是第一義空智慧，所以才能不見於「空」，亦不見於「不空」。

三、「智者見空與不空、常與無常、苦之與樂、我與無我。」這段話與上二句正好相反，前文謂「不見」，而此段謂「能見」，唯有到達第一義空的智者，能不見空與不空，當然更能見空與不空、常與無常、苦之與樂、我與無我。

四、「空者，一切生死；不空者，謂大涅槃，乃至無我者，即是生死；我者，是大涅槃。」這段經文中的「空者」，是指無常、苦、不淨、無我，故謂之為生死。「不空者」是指佛性，是第一義空，是行中道，故謂之大涅槃。同樣，無我者，即是生死，我者是大涅槃。

五、「見一切空，不見不空，不名中道；乃至見一切無我，不見於我者，不名中道，中道者名為佛性，以是義故，佛性常恆，無有變易。」唯有修成第一義空智慧者，才能見一切空，同時又能見佛性的不空，能見色身假相的無我，同時又能見佛性的常我。因其能兩邊見而不偏見，故名中道，這個中道就是佛性，這個佛性常恆而無變易。不能兩邊見者，當然不能名為中道。

佛為方便度脫眾生，在大般涅槃經中，示以佛性的常、樂、淨、我。但是，佛告知行者，須以第一義空的智慧，來體認空與不空，常與無常，苦之與樂、淨與不淨、我與無我。見到兩邊之後，却不能偏執任何一邊，故先說：「空者，不見空與不空。」接着又說：「智者見空及與不空。」這才是行中道，這種中道精神，在大般若經「無作品」中，說得非常透徹。

大般若經云：

「菩薩摩訶薩，欲行般若波羅蜜，不行色，是行般若波羅蜜；乃至不行一切種智，是行般若波羅蜜。」

不行色常，是行般若波羅蜜；乃至一切種智不行常、無常（這句經文可能排誤）是行般若波羅蜜。

不行色若苦若樂，是行般若波羅蜜；乃至不行一切種智若苦若樂，是行般若波羅蜜。

不行色是我非我，是行般若波羅蜜；乃至不行一切種智是我非我，是行般若波羅蜜。

不行色淨、不淨，是行般若波羅蜜；乃至不行一切種智淨、不淨，是行般若波羅蜜。

何以故？是色無所有性，云何有常、無常；苦、樂；我、無我；淨、不淨；受、想、行、識亦無所有性，云何有常、無常；乃至淨、不淨？乃至一切種智無所有性，云何有常、無常；乃至淨、不淨？

這段經文，並不是否定佛性，只是告訴行者不要執兩邊，也更不能執任何一邊。因為，菩薩摩訶薩行於中道，不行一切法，也不得一切法，何所謂若常、若無常，乃至若淨、若不淨呢？在中道第一義空中，不說法常、無常；苦、樂；淨、不淨；我、無我。

若菩薩摩訶薩執着常、樂、淨、我，就會生著心，有著心即生思惟籌量，有思惟籌量即生煩惱，有煩惱即墮生、死。蓋常、樂、淨、我是為善法，修之即可，若於此善中愛、樂、悅、可，就偏失了。因為既愛、樂、悅、可於善法，就會厭、煩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等的不善法，既有善、不善的憎、愛，豈不又回頭到原來的煩惱法中！

所以行般若波羅蜜的菩薩，對於常與無常，不起憶想分別，樂、淨，我等亦復如此，在般若波羅蜜中，無常亦無無常，無苦亦無樂；無淨亦無不淨；無我亦無無我；無脫亦無縛；無生亦無滅，這才是真正的第一義空，才是行中道，行者如此體認，庶幾乎無偏失之虞矣。

七一年元月卅一日撰於淨室